

福柯理论视角下小说《星期六》解读

张群海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16

【摘要】：《星期六》^[1]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在2005年，获得布克奖提名。故事记录了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星期六全天的生活经历。这位主人公是个成功的脑外科医生，医术高明，妻子是个律师，事业有成，儿子是音乐人，女儿是崭露头角的诗人，家庭美满。亨利在2003年2月15日周六这天凌晨醒来，看到窗外远处一架失火的飞机拖着长长的浓烟划过天空……故事由此开始。该故事通过贝罗安医生星期六这一整天的经历和挑战，揭示了现代人生活、工作和环境上的挑战，揭示了人们在知识构建的权力规约下，在全景式监狱的凝视下，做出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

【关键词】：全景监狱；知识权力；个体反抗

DOI:10.12417/2982-3846.26.02.051

1 全景式监狱

米歇尔·福柯（2019）在他的著作《规训与惩罚》^[2]开头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公开处决犯人的惨烈场面，福柯认为权力机构处罚违反其意志者，是为了警示其他社会成员，稳固已有的制度和社会秩序。现代理性和文明，完全摒弃了这种原始暴虐的权力模式，而采取了更为隐蔽的规训和教化，用相对温和的手法，实现了资本主义对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隐性的支配、约束和禁锢，包括身体规训、思想驯化和行为驯养；在文质彬彬的社会秩序下，在自由的个人感觉里，不由自主按社会的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随时压抑心里本源的冲动，按照时代美学的要求、按照资本对劳动者的设定标准，做自我塑造，以便在资本的大厦里谋取生存的空隙。人们茫然按照时代洪流方向，被推搡前行，无暇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们是失语的，或者说即使语言也不是客观中立的。只有当人们独自醒来，站在自家窗口向外张望时，才能隐约在凝视“他者”和“客体”时，察觉到众生情节雷同，而此时此地，又妄想与众不同，期待居高临下“凝视”他者。

故事《星期六》的背景，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伦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欲望的大都市，是体察现代化的窗口，而主人公家住中心广场的三楼豪宅，是瞭望整个城市监狱的哨口，这里靠近主人公就职的医院，可以看见印度留学生们急切攀谈，恋人拉拉扯扯，护士三三两两，还有疑似瘾君子毒品交易，不经意暴露出疯癫模样。三楼可以凝视他者，也被他者凝视。主人公和妻子是社会的精英，自小接受正统教育，驯服地接受社会的教化，自觉内化资本的规训，勤勉谦和、兢兢业业，用知识和教育让自己成为社会权力机构中一分子，也因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这是资本和权力给予被驯服者的奖赏。他们同时也受到其他社会组织和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凝视，必须时刻提高自己，学习新技术、新技能、新操作，避免分分秒秒被替代，压力和恐惧时刻掺杂在暂时的自得和胜利的虚假感觉里，惶惶不可终日。对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而言，手术室是他施展才华的私人领地，也是禁锢他的全景监狱，虽然他全然不自觉，手

术过程必须接受监视——来自同僚医护人员的凝视，医院管理人士的管理，政府主管机关的监察；而面对手术名单上列出的病人，贝罗安就如同每日采购菜品的厨师，流水作业，更是他每日的功课，是他务必完成的任务。不管手术难度如何，也不管当下外科手术发展的程度能否足以克服这些病症，他的任务都是既定的，不可更改的。而手术结束后，同行和病人家属的凝视，也让他倍感压力。压力之下的劳动者，会不自觉也凝视自己监视自己、监视自己在他人的凝视中的形象，不自觉地不断自我客体化，这也是这位名医在写转院病历时感到特别惧怕、特别不适的原因，他感觉自己被这些文字具象地凝视，这不自觉为自己内心也造就了全景式监狱。贝罗安即使在安全富足的生活里，也不时感到厌倦、空虚和抑郁。

2 知识和权力

福柯的权力理论被学术界称赞，视为“可以与弗洛伊德的性理论相提并论”^[3]。传统权力观认为，权力存在于宏观层面，具有等级结构，为君主和国家所掌握，这大多停留在政治层面。而福柯则将权力视为多元、内在且错综构成性的力量关系，这些关系在策略和战术的较量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这就颠覆了传统的权力观点。福柯认为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权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因此知识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它是拉“真理”来作虎皮、包裹起意识形态的东西^[4]。知识如今裹挟着权力扩张，已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它给人们带来宁静富足，相反，它无止境地倍增风险，在每一个领域中制造险象……不是旨在建立和肯定一个自由的主体，而是制造一种与日俱增的奴性，屈从它的狂暴本能^[5]。这些权力关系在《星期六》的人物身上得到了多方位的诠释。

贝罗安医术高明却表现得格外谦逊，虽然他认为“世上不存在谦逊的神经外科医生”，因为他懂得，神经外科手术室就是他们彰显权力的殿堂，在这里他有对病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也是知识赋予他的绝对权力。手术室里摆放整齐的手术器械，像国王列队整肃的卫兵，又像戒备森严的王庭，手术协作

团队训练有素，按部就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却各噤其声，正如他的王国里的各位臣子。消毒水的味道让他安心无比，这是肃杀的味道。这里是他的生命战场，是他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和施展人生权谋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他就是统帅，可以训斥助手，可以在病人身上施展无可比拟的医术才华，可以播放自己喜欢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他的手术室就是权力机构的衍生和延伸。而患者围上围布后，就不再是一个主体，他成了医生的客体，是袒露的人体和划线施刀的部位和零件。躺在手术床上的患者正如飞机上的乘客，面对爆炸和死亡威胁时，在知识技术支持的交通权力下，只能驯服地等待命运，身在舟中，却不知去向何方。他们对自己的无所依恃惶恐不安，是对自己命运的恐惧，是对权力的畏惧，无法质疑，只能顺从。贝罗安开车被撞，被人殴打敲诈，却侥幸逃脱，靠的也正是这种作为名医的权力和莫名的威严。街头混混巴克斯特在贝罗安的医学凝视下，暴露了病人的严重症状。这一瞬，贝罗安医生突然重获了知识权力的把握。他询问这混混的家境，父母情况和求医的经历，明知患了“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扫视系统已被破坏，无法医治的情况下，通过蒙蔽巴克斯特，利用他的无知，成功逃脱了自己被殴打和抢劫的噩运，这正是利用知识权力来逃脱惩罚，因为他深谙底层民众被权力驯服和塑造的奴性。反过来可以想象到，知识权力如果得到滥用，便如脱缰野马，给社会造成危机和灾难，若从楼上摔下的巴克斯特未能得到贝罗安的妥善处理救治，或者一旦贝罗安故意怠慢或谋害，巴克斯特可以随时死去，而医生可以利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医学伦理观，除掉他，而不留一丝犯罪的嫌疑。

权力无所不在，在家庭也是如此。贝罗安的母亲身为游泳名将，婚后无法继续自己的事业，就将自己的梦想直接嫁接在贝罗安身上，贝罗安不喜欢这项运动，但仍旧为了讨母亲开心，毫不犹豫跳入水中，接受母亲的训练，这是对家长的无条件遵从。母亲在校园游泳比赛中露了一手，让贝罗安非常自豪，他看到了母亲勤勉的坚持带来的周遭的尊敬，也让他从内心真正接受了社会的规训。母亲每日近乎洁癖的打扫，让他不解，却造就了他对自己身体规训的启蒙——人需要在自己的空间里找到意义，劳动本身就是对身体的规约。正如福科的权力理论强调的权力的内在机制和对人细致入微的控制，社会机构传授特定知识，来达到对身份的重塑和改造，它由权力塑造，也构成权力本身。

贝罗安的岳父固守古老的父权思想，不容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家庭成员的挑战，他酗酒暴躁，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他才华横溢，发现外孙女的文学才华，并一手培养了外孙女，可是一旦外孙女在文学上超越了他，能出版诗集，他明显不能掩饰自己的嫉妒、失落、愤怒，好听的客套话一句都没能说得出来，开始借酒失态责骂他人，发泄不满。他不能接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不能接受自己一生最珍爱的事业就此落幕；他

苛责女婿贝罗安不懂文学，对女婿冷漠疏离，也可能是因为惧怕女婿的男性权威而选择逃避。岳父的愤怒不仅是因为父权的挑战，更是对自己即将老去的躯体的愤怒，年老意味着力衰和即将降临的死亡，意味着和对自己和他人的支配权力即将失去效力，这是无奈的愤怒，是对生活空间、身体权力和社会权力丧失的愤懑和绝望。

3 对权力和监禁的反抗

福柯认为“有权力必然有反抗”，而“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4]。虽然反抗注定失败，但是，反抗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发人深思、催人觉醒，这也是人试图发现找到自己主体性存在的第一步。

贝罗安的岳父被衰朽的身体围困，用喝酒和耍酒疯来表达生命力的旺盛。而街头打劫的混混巴克斯特被“亨廷顿舞蹈症”撕扯着，他遭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围剿，贫困的家庭，缺失的母爱关怀，死于同样病症的父亲，自己身心健康的每况愈下，让他成为社会的遗孤，医院的弃儿，他也是自己躯体的弃儿。穷困潦倒，生活无依，却摆出了海明威式骄傲的站立姿态，拿着棍棒，睥睨命运的不公，打算通过暴力欺侮拥有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的医生，达到心理的平衡。在他的个人认知里，这就是他的权力表达方式，是对自己倒霉人生的反抗。然而，在贝罗安看穿他的病症，用医生的权威来蒙蔽他，试图逃脱殴打和打劫时，巴克斯特不自觉地屈服于这种权力和威势，这是他下意识的行为，是社会规训不动声色的规约，而这恰恰是对他自发反抗的反抗。意识到这一点，这让他倍感屈辱，尤其是贝罗安逃脱之后，他非常愤怒，把贝罗安的家人所代表的社会权力和财富以及背后的社会力量具象化了，具象化为自己的全部仇恨和愤怒。他化身凝视监督贝罗安的权力，跟踪他、劫持他的妻子，甚至试图在贝罗安家里当众强奸贝罗安的女儿黛西。他，巴克斯特，现在踏入了富贵之家，如这个富贵之家真正的主人，主宰着这家人每个成员的生死。他高高在上，命令黛西在家人和他面前脱光衣服，侮辱她和她的家人。然而，在偶然发现桌子上黛西出版的诗集时，他心血来潮命令黛西朗读诗歌，这是对自己犯罪实质行为的延宕，正是他对这种掌控他人命运的权力感的延伸和扩展，他非常享受这种触底反弹的人生权力。然而，当黛西真的诵读她自己创作的诗歌时，巴克斯特却突然被黛西的诗歌感染了，他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怀孕的女诗人，为了掩饰自己道德的颓败，保持硬汉的掌控权力，他命令黛西重新穿上了衣物。巴克斯特深陷绝境，却依然能够被诗歌力量所感染，在贝罗安看来并非软弱，而恰是生命力的舞动，因为贝罗安意识到他自己，已经在社会的规训下失去了对诗歌和文学的感受力，他只是为了维持高贵的中产生活而努力工作的机器，他的灵魂就和他手术器械一样冰冷，虽然列队摆放，内心深处却已变得麻木而僵化。巴克斯特爱上女诗人的荒唐行为让内罗安倍感羞惭。对女诗人的爱慕，对诗歌的沉浸，唤醒

了巴克斯特对生命和美的向往，对另一种人生可能性的犹豫不决，这促成他对自己的报复、恶意、冲动做了暂时反抗和反转。这时贝罗安趁机用医院的免费医疗项目来引诱他，这一次他再次顺从医生的权力蛊惑，跟从贝罗安上楼看医疗病症的计划书，而这恰恰把他此次作恶行动彻底断送了。

贝罗安一家成功自救了，贝罗安在医院妥善救治了头部受伤的巴克斯特。贝罗安打算不再起诉巴克斯特，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即将到达生命的终点。贝罗安也在反省自己，有了浅层的自我觉醒，他不再坚决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了，他开始觉察社会媒体的有意规训，政治权力的恶毒叙事，他觉察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开始尝试以觉醒的姿态看待自己，反抗这张无形的权力和监视之网。尽管这种反抗是虚弱的无力的，但是起码他有了开始，他能和自己儿女的视野大致一样了，这是他个人进步的一小步，却也是小人物觉醒进步的一大步。

4 结语

资本主义社会，监视和权力渗透无所不在，它是温柔的、教化的、无形的，人们感受到的是令人愉悦的自由——貌似自

由的选举权力、自由的时间、自由的主体、自由的空间、自由的自主意识，这种对身体的规约、智力的规训、心理的重塑，是一种自幼开始的渐进的过程，在无意识中给人驯养和教化，有道德的教化、行为的规范、权力乌托邦的幻象打造，人无时无刻不处在社会的凝视和教化之中。这是权力的规训，它藏在叙事话语里、社会符号里、人们的习惯里、审美的诗学里，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使人们无处遁形。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制度一道，与奖励和惩罚合谋，消费主义和理想主义联手，把人打造成社会需要的市民、资本满意的劳动者，而他者眼光里或成功或失败的主体。人早就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成为了被全景式监狱凝视的“他者”（Otherness），按照社会标准时刻凝视审视自身的“客体”性存在（Objectivity），从而丧失了思考能力和独立性。本文以福柯权力理论为中心，从规训权力、父权话语、全景式监狱等方面，对《星期六》这部作品中的个体在权力关系网络下的生存状态进行分析，展示了不同主体在面临知识权力压制时所处的困境，和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这是福柯视域下对这篇作品的凝视和解读。

参考文献：

- [1] 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M].夏欣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2]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3] 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M].尚志英,许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4]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5]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